

与袁可嘉为邻

潘玉毅

最早见到袁可嘉的名字，是在钱理群、温儒敏等老师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编者在言及“九叶诗派”的时候点到了袁可嘉的名字，虽然着墨不多，一个作家能被载入文学史已足见他的不凡。多年以后我回到慈溪，偶然听人说起，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九叶派”诗人袁可嘉原来是慈溪人，慈溪还有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奖项——袁可嘉诗歌奖，用以表彰当下卓有成就的翻译家、诗人、诗歌批评家。这倒正应了一句古话：身在乡间时，田园诗很远；当人离开时，故乡反而近了。此理用来形容人亦是一般巧妙。

造访袁可嘉故居是在立冬的晌午。那一天，阳光明媚，空气里没有一丝冬日的萧条与肃杀。车子在袁家东路停稳之后，往里行不多远可见一栋坐北朝南的二层洋房，造型风格和内外装饰颇具民国范儿。洋房的前方是一处宽敞院子，院子里有一块石碑，上书“袁家大院”四个字，下有括弧，以略小一号的字体标注着“袁可嘉故居”。说是大院，四周却没有高耸的围墙，不过称其为故居，倒是名副其实。相传此屋为袁可嘉的父亲袁功勋所建，少年时代的袁可嘉生于斯，长于斯。

如今，这个旧居已被改成“袁可嘉文学馆”，门楣上方有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题写的匾额。入得文学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位于左手边的一块写有“十月，在袁可嘉故里”的牌子和一张《袁可嘉生平年表》——长长的一页纸，概述了袁可嘉的一生。四下里望去，墙上展示得更多的是作家、评论家们对袁可嘉一生功绩的言说。

相比于正厅，东厢房里的陈列要丰富得多。里头图文并茂，有其生平事迹成就的描述，有他与家乡山水故人的勾连，也选录了他的两首代表诗作《沉钟》和《母亲》，那首《沉钟》创作于1946年——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载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为缓一缓节律，我开始写诗(外一首)

塔山野佐

秋天因风舞起的叶
随处着落而没有归属
许多行人步履匆匆
舍不得多看一眼周遭
似乎所有的美景都无关紧要
一股股热，从迷梦里出来
招摇肉体的生猛造型
为缓一缓节律，我开始写诗

抚摸柔软，均匀呼吸
掸去身上那根
听说压死骆驼
轻得不能再轻的草

我，必须静下来

天黑了
我，像在野外

菜市场见到阿宝嫂在卖秋葵，她说，自家地里种的，家里人吃不下了，来市场卖一点，没人要就送掉。说着，就帮我挑了起来。阿宝嫂说，她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有了一份好工作，自己做了奶奶，孙子孙女成双；又说自己有医保和养老保险，加上每月固定的养老金，生活就都不用依赖儿子。周末儿子一家人来，尽买他们喜欢吃的，看着他们喜欢吃，想想也开心；晚上没事就去公园跳跳广场舞，做做健身操；两个儿子很孝顺，带他们去国外旅游过几趟。阿宝嫂乐呵呵地说：“现在呀，只要身体好，什么都好啊！”称好秋葵，她硬往我的袋里多塞了几把。

阿宝嫂是儿时我家小院对面阿宝哥的媳妇。四十多年前，阿宝嫂结婚，我还是个小孩。阿宝嫂住的房子，是一排用毛竹做椽子的泥地平房，阿宝嫂住靠南的头一间。阿宝哥是家里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听我母亲说，阿宝嫂的婆婆为了家里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很清苦，要不是亲戚和左邻右舍帮忙，这房子是造不起的。结婚没多久，婆婆说有一百多元的外债，要阿宝嫂还；阿宝嫂不肯，说，找对象时媒人说没债的，怎么现在有债了？而且家里没一样像样的东西；四只碗，两只足缺口的，四条凳两条是“跷脚”的……还说阿宝嫂结婚时穿的卡其中山装还是借的，那个婚床，用手轻轻一推，就会吱吱嘎嘎地叫。

阿宝嫂的婆婆说，接下去还有三个儿子要讨老婆，这债兄弟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熬，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事实上，袁可嘉的身份不仅是一名诗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翻译家。他多年来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不但为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促进了当时人们思想的解放，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记得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颁奖的时候，我曾采访过诗集奖的获得者余怒老师，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你们慈溪有一个伟大的文学教育家，叫作

袁可嘉。20世纪80年代，由他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对我，对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影响都很大。”尤其那一句“你们慈溪”，让我由衷地生出同为慈溪人的骄傲。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承载着一方人的记忆。即使双脚离开了故乡的土地，故乡却从未离开袁可嘉的心里。对于童年时代的家乡，对于海塘小镇崇寿，他始终保留着美好而温馨的记忆。袁可嘉在晚年曾写下《故乡亲，最亲是慈溪》一文，文中有如许温情字句：“相公殿离我家不过三里，是我父辈一手开辟起来的河港。虽说只有一条小街，却也颇有店铺，如布店、米店、杂货店、理发店等等，是姚江农村一个小小的集散地，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到上海、宁波运来的物品，也可出售自己的土产，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相当不错的……相公殿作为一个对外窗口，我深

怀感激之情，因为它是我童年引发远游幻想的第一个起点。我常常去看港口来往的各种船只，寄托我云游四海的希望。”

触景容易生情，睹物难免思人。那饱含深情的文字，让我的思绪跳过眼前的方寸之物，回到八九十年前的崇寿，在六塘头的某个埠头或是某处渡头，一个少年望着幽幽的河水，向往着远方。从这里到那里，只是一个字的距离，却可能要穷尽人的一辈子。也许，那时的袁可嘉也不知道自己此生将行多远，能行多远。也许，那时的他也曾因此而迷茫。可是，谁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呢？

譬如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曾负笈远游，想要走出山海的环绕，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故而胸中才学虽不及前辈的万一，可是因为在同样的年纪怀揣同样的心思，待到读了这若干回忆文字，陡然间觉得与这位曾居于此间的同乡变得更亲近了。

从文学馆出来，屋外依旧天气晴好，依然没有什么参观者，我忽然觉得这故居没有围起来也挺好，这样的话，那些文学青年可以三三两两随时前来，来朝圣，又或者拜访一位隔着近百年光阴的老邻居；来寻梦，又或者找寻自己失落的记忆。

东钱湖的螺蛳鱼虾(组诗)

朱田文

钱湖之吻

原以为岁月的风雨冲淡了记忆
原以为人生的忙碌遗忘了爱情
原以为不再相见就不会相思

你像珍珠遗落在湖堤岸边
小小的，青青的，毫不起眼
你的低姿态，在水边隐隐约约

等待，在茫茫一水间
等待，千年万年不断

你从水面跃起，与我相逢
久违的重逢，燃烧的热情
火辣的目光，湿润的嘴唇

送你一吻，用尽一生的思念和爱怜
这致命的一吻，将你整个吞没
你便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青色划水

在深深的淤泥里签约婚姻
爱情永远在水上浮漂
偶尔吐出一些思想的泡沫
露出一些忧伤的思绪

身躯和肉欲尚未被风干
生存和游戏还要继续
穿上青色的游泳衣
在湖中游来荡去，寻找猎物

湖，是最好的栖息之所
逃避之所
我与你，是相濡以沫
还是相忘于江湖

逐水草而居
以草为食，沉潜于水底
高贵而悠闲
你的忧郁，没人看见

江湖还是原来的江湖
武林却已改变了许多
青鱼还是青鱼
人间好像天翻地覆

湖虾劲舞

这里有成群结队的湖虾
带状的泳足，扇形的尾翼

羽毛状的鳃，纤细的腿脚
在水中呼吸，在水中游泳

高曲度的眼球
看世界是模糊还是清晰

江河、湖泊、水库和池塘
在水面，在草丛，都是天然舞台

欢乐劲舞，忧伤劲舞
恋爱劲舞，应急劲舞

劲舞是一种生存方式
是对生命短暂的最好表达

活着，就要劲舞
死后，血也是红色的

一群湖虾在湖边草丛
激动地跳集体舞

小小的生命，令人怜惜
小小的艺术家，令人惊讶

也许你很愿摆脱这一切，
也许你要逃避他人的目光，
可你坚持了。

也许

李泽锐

也许你其实并不想尝试，
也许你根本没有胜利的信心，
可你选择了。

欢喜的人群夹杂着胜利的喜悦，
你站在那里光芒万丈，
你说：“也许，我相信了自己。”

荷马书店漫记

柴隆

比之敞亮的晴日，更喜欢在阴雨天去荷马书店，且是要过了晌午。大概店员也喜欢睡懒觉，午饭后才开门，去早了扑空几回后，索性饭后懒洋洋散步过去。

我口中的荷马书店，已在江湖销声匿迹十五年。书店曾隔海曙迎春街17号（丰华名都小区裙楼），宁波海关对面。当年，鼓楼、公园路、孝闻街一度为宁波民营实体书店的滥觞之地，而这家毗邻天一阁的荷马愈加特立独行，开在明代藏书家丰坊“万卷楼”故址上，傲娇中散发不一样的醍醐味。

单身汪时代，有一两家想起来就能逛过去的书店，是很可眷恋的事，那必定是鼓楼席殊书屋与荷马书店。彼时，漫无目的踏过“罐头厂桥”，误打误撞偶遇。瞥见“荷马”二字，心头一喜，便猜出几分调性，莫非是一家人文书店？

果不其然。一进门，《卡萨布兰卡》的吉他前奏流淌，循环往复。店面不大，却分上下两层，墙上挂木吉他，柜台边CD架堆着古典音乐唱片，一旁留有“名片墙”。连同榉木楼梯、橡木桌椅，无不透出主人的怀旧情结与音乐修养，进而表述书店主人多金、不差钱。

方寸之地，却有书情书色的纵深世界。放眼四周，错落有致地堆放着文史、思想小品、地理、音乐、摄影诸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颇为惊喜的，主人另在二楼特设中华书局、上海译文、商务印书馆专柜，缥緲满架，往往混着几本不可思议的好书。真是一家精致、好玩、有趣的书店。

书店有趣，少不了有趣的主人。店主姜晓华是个做外贸的文艺青年，执守“诗和远方都是玩”的信条，拿出每年出国度假的开销砸向书海，开起一家完全按照自己心意来的书店，不卖咖啡甜点，不搞会员制，不办阅读分享，专门卖书、卖氛围。平时做生意，周末去杭州搜书进书，独自优哉游哉的书香之旅，实现了读书人的梦寐以求。

只道无情却有情，看似不识亦相识。主人极少现身书店，偶尔见到，也不抬头。印象中总是一个人埋头看



为缓一缓节律，我开始写诗(外一首)

塔山野佐

秋天因风舞起的叶
随处着落而没有归属
许多行人步履匆匆
舍不得多看一眼周遭
似乎所有的美景都无关紧要
一股股热，从迷梦里出来
招摇肉体的生猛造型
为缓一缓节律，我开始写诗

抚摸柔软，均匀呼吸
掸去身上那根
听说压死骆驼
轻得不能再轻的草

我，必须静下来

天黑了
我，像在野外

菜市场见到阿宝嫂在卖秋葵，她说，自家地里种的，家里人吃不下了，来市场卖一点，没人要就送掉。说着，就帮我挑了起来。阿宝嫂说，她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有了一份好工作，自己做了奶奶，孙子孙女成双；又说自己有医保和养老保险，加上每月固定的养老金，生活就都不用依赖儿子。周末儿子一家人来，尽买他们喜欢吃的，看着他们喜欢吃，想想也开心；晚上没事就去公园跳跳广场舞，做做健身操；两个儿子很孝顺，带他们去国外旅游过几趟。阿宝嫂乐呵呵地说：“现在呀，只要身体好，什么都好啊！”称好秋葵，她硬往我的袋里多塞了几把。

阿宝嫂是儿时我家小院对面阿宝哥的媳妇。四十多年前，阿宝嫂结婚，我还是个小孩。阿宝嫂住的房子，是一排用毛竹做椽子的泥地平房，阿宝嫂住靠南的头一间。阿宝哥是家里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听我母亲说，阿宝嫂的婆婆为了家里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很清苦，要不是亲戚和左邻右舍帮忙，这房子是造不起的。结婚没多久，婆婆说有一百多元的外债，要阿宝嫂还；阿宝嫂不肯，说，找对象时媒人说没债的，怎么现在有债了？而且家里没一样像样的东西；四只碗，两只足缺口的，四条凳两条是“跷脚”的……还说阿宝嫂结婚时穿的卡其中山装还是借的，那个婚床，用手轻轻一推，就会吱吱嘎嘎地叫。

阿宝嫂的婆婆说，接下去还有三个儿子要讨老婆，这债兄弟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熬，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事实上，袁可嘉的身份不仅是一名诗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翻译家。他多年来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不但为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促进了当时人们思想的解放，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记得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颁奖的时候，我曾采访过诗集奖的获得者余怒老师，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你们慈溪有一个伟大的文学教育家，叫作

袁可嘉。20世纪80年代，由他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对我，对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影响都很大。”尤其那一句“你们慈溪”，让我由衷地生出同为慈溪人的骄傲。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承载着一方人的记忆。即使双脚离开了故乡的土地，故乡却从未离开袁可嘉的心里。对于童年时代的家乡，对于海塘小镇崇寿，他始终保留着美好而温馨的记忆。袁可嘉在晚年曾写下《故乡亲，最亲是慈溪》一文，文中有如许温情字句：“相公殿离我家不过三里，是我父辈一手开辟起来的河港。虽说只有一条小街，却也颇有店铺，如布店、米店、杂货店、理发店等等，是姚江农村一个小小的集散地，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到上海、宁波运来的物品，也可出售自己的土产，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相当不错的……相公殿作为一个对外窗口，我深

怀感激之情，因为它是我童年引发远游幻想的第一个起点。我常常去看港口来往的各种船只，寄托我云游四海的希望。”

触景容易生情，睹物难免思人。那饱含深情的文字，让我的思绪跳过眼前的方寸之物，回到八九十年前的崇寿，在六塘头的某个埠头或是某处渡头，一个少年望着幽幽的河水，向往着远方。从这里到那里，只是一个字的距离，却可能要穷尽人的一辈子。也许，那时的袁可嘉也不知道自己此生将行多远，能行多远。也许，那时的他也曾因此而迷茫。可是，谁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呢？

譬如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曾负笈远游，想要走出山海的环绕，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故而胸中才学虽不及前辈的万一，可是因为在同样的年纪怀揣同样的心思，待到读了这若干回忆文字，陡然间觉得与这位曾居于此间的同乡变得更亲近了。

从文学馆出来，屋外依旧天气晴好，依然没有什么参观者，我忽然觉得这故居没有围起来也挺好，这样的话，那些文学青年可以三三两两随时前来，来朝圣，又或者拜访一位隔着近百年光阴的老邻居；来寻梦，又或者找寻自己失落的记忆。

钱湖之吻

原以为岁月的风雨冲淡了记忆
原以为人生的忙碌遗忘了爱情
原以为不再相见就不会相思

你像珍珠遗落在湖堤岸边
小小的，青青的，毫不起眼
你的低姿态，在水边隐隐约约

等待，在茫茫一水间
等待，千年万年不断

你从水面跃起，与我相逢
久违的重逢，燃烧的热情
火辣的目光，湿润的嘴唇

送你一吻，用尽一生的思念和爱怜
这致命的一吻，将你整个吞没
你便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青色划水

在深深的淤泥里签约婚姻
爱情永远在水上浮漂
偶尔吐出一些思想的泡沫
露出一些忧伤的思绪

身躯和肉欲尚未被风干
生存和游戏还要继续
穿上青色的游泳衣
在湖中游来荡去，寻找猎物

湖，是最好的栖息之所
逃避之所
我与你，是相濡以沫
还是相忘于江湖

逐水草而居
以草为食，沉潜于水底
高贵而悠闲
你的忧郁，没人看见

江湖还是原来的江湖
武林却已改变了许多
青鱼还是青鱼
人间好像天翻地覆

湖虾劲舞

这里有成群结队的湖虾
带状的泳足，扇形的尾翼

羽毛状的鳃，纤细的腿脚
在水中呼吸，在水中游泳

高曲度的眼球
看世界是模糊还是清晰

江河、湖泊、水库和池塘
在水面，在草丛，都是天然舞台

欢乐劲舞，忧伤劲舞
恋爱劲舞，应急劲舞

劲舞是一种生存方式
是对生命短暂的最好表达

活着，就要劲舞
死后，血也是红色的

一群湖虾在湖边草丛
激动地跳集体舞

小小的生命，令人怜惜
小小的艺术家，令人惊讶

也许你很愿摆脱这一切，
也许你要逃避他人的目光，
可你坚持了。

也许

李泽锐

也许你其实并不想尝试，
也许你根本没有胜利的信心，
可你选择了。

欢喜的人群夹杂着胜利的喜悦，
你站在那里光芒万丈，
你说：“也许，我相信了自己。”

荷马书店漫记

柴隆

比之敞亮的晴日，更喜欢在阴雨天去荷马书店，且是要过了晌午。大概店员也喜欢睡懒觉，午饭后才开门，去早了扑空几回后，索性饭后懒洋洋散步过去。

我口中的荷马书店，已在江湖销声匿迹十五年。书店曾隔海曙迎春街17号（丰华名都小区裙楼），宁波海关对面。当年，鼓楼、公园路、孝闻街一度为宁波民营实体书店的滥觞之地，而这家毗邻天一阁的荷马愈加特立独行，开在明代藏书家丰坊“万卷楼”故址上，傲娇中散发不一样的醍醐味。

单身汪时代，有一两家想起来就能逛过去的书店，是很可眷恋的事，那必定是鼓楼席殊书屋与荷马书店。彼时，漫无目的踏过“罐头厂桥”，误打误撞偶遇。瞥见“荷马”二字，心头一喜，便猜出几分调性，莫非是一家人文书店？

果不其然。一进门，《卡萨布兰卡》的吉他前奏流淌，循环往复。店面不大，却分上下两层，墙上挂木吉他，柜台边CD架堆着古典音乐唱片，一旁留有“名片墙”。连同榉木楼梯、橡木桌椅，无不透出主人的怀旧情结与音乐修养，进而表述书店主人多金、不差钱。

方寸之地，却有书情书色的纵深世界。放眼四周，错落有致地堆放着文史、思想小品、地理、音乐、摄影诸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颇为惊喜的，主人另在二楼特设中华书局、上海译文、商务印书馆专柜，缥緲满架，往往混着几本不可思议的好书。真是一家精致、好玩、有趣的书店。

书店有趣，少不了有趣的主人。店主姜晓华是个做外贸的文艺青年，执守“诗和远方都是玩”的信条，拿出每年出国度假的开销砸向书海，开起一家完全按照自己心意来的书店，不卖咖啡甜点，不搞会员制，不办阅读分享，专门卖书、卖氛围。平时做生意，周末去杭州搜书进书，独自优哉游哉的书香之旅，实现了读书人的梦寐以求。

只道无情却有情，看似不识亦相识。主人极少现身书店，偶尔见到，也不抬头。印象中总是一个人埋头看

阿宝嫂

罗惠芬

有一回阿宝嫂又闹起来，家门口人越聚越多。小叔子实在看下去，过去与她理论。阿宝嫂躺在地上说小叔子打她。她的小叔子伸着脖子，涨红着脸，咬着牙，紧捏的拳在半空中僵持着，周围的人拉住了他。阿宝嫂觉得委屈，连续哭闹了几天。后来，村里人提起阿宝嫂，就说阿宝嫂厉害，骂人三天三夜嗓门不倒。

三年后，阿宝嫂第一个儿子两岁了，但与婆婆老不往来。偶尔下雨生产队不出工，阿宝嫂把孩子关在屋里，夫妻俩翻山越岭偷偷去做小生意，把海边的海货腌制成咸的，挑到余姚三七市一带出售。小孩有时闹哭，邻居看了心疼，劝阿宝嫂不要把孩子锁在里面，大家可以帮着照看。阿

宝嫂说，大家都有事，不好意思麻烦。有时阿宝嫂的孩子在屋里哭得“惊天动地”，引得附近玩耍的小孩趴在阿宝嫂家的窗台看热闹，阿宝嫂的婆婆听到孙子哭声，走过来把围着的小孩撵开，从窗口递进几个烤洋芋或一个番薯饭团给孙子吃，一边说：“乖，不要哭，等一下你爸妈就回来了，就有好吃的。”婆婆经常坐在阿宝嫂家的门口，一边缝补衣服一边和在屋里的孙子说话，估摸着阿宝嫂要回家了，婆

们就还多少。过几天我外甥送杨梅来，我们还去还礼。”
吵吵闹闹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到1983年包产到户时，阿宝嫂已有两个孩子。单干后的阿宝嫂，地里作物长势喜人，到过他田头的人都啧啧称赞。几年后，阿宝嫂家里渐渐富裕起来，阿宝嫂再不用翻山越岭去做生意了，她在自己家附近的菜市场卖海鲜，有时还把小儿子带到市场里，边照看边做生意。农忙时候，阿宝嫂早上卖海鲜，下午去田头帮阿宝哥干农活。这日子和以前一样起早落夜被一个“忙”字赶着走，但阿宝嫂脸上溢出了笑容。

又过几年，家庭作坊多起来，民营企业也越来越红火，阿宝哥去了企业打工，那几亩地倒成了“副业”，租给同村人种葡萄，留下三分自留地种一些自己吃的蔬菜。又过了几年，阿宝嫂的几个小叔子自己办厂做生意，这三间平房都给了阿宝嫂。阿宝嫂把四间平房拆了，造起三层楼，屋里屋外装修得挺讲究。她的公公婆婆被小叔子接到城镇，住进了新房子。

等大儿子结婚，阿宝嫂不做海鲜生意了，一门心思在家带孙子。而阿宝哥因为吃苦耐劳，又会花心思钻研创新，甚受老板重用，年薪不低。现在阿宝哥一边拿着养老金，一边还在企业上班，他也如阿宝嫂一样逢人便感叹：“现在呀，只要身体好，什么都好啊！”
四十多年过去，阿宝嫂和婆婆应该冰释前嫌了吧？